



凤氏皇朝 三郎曲, 开启
[宫廷篇 天然黑]



QINGFENG
BUJIEYU
清风不解语 著

皇朝新一代贤君十二岁继位，
当红大臣留下忠告：

**“永远不要低估陛下的能力，
更重要的是——永远不要高估陛下的人品！”**

咦？这到底是贤君，还是闲君？

皇上当包租公
(出租后宫宫殿)。

日进斗金生财有道；

皇后开垦御花园
(种菜养鸡喂鸭)。

同手同脚爬墙，卷款潜逃。

**真是天生一对，
腹黑成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一代闲丑

QINGFENG
BUJIEYU
清风不解语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代闲君 / 清风不解语著. — 南京 : 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6
ISBN 978-7-5399-8870-2

I. ①一… II. ①清…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CIP数据核字(2015)第259910号

书 名 一代闲君

作 者 清风不解语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 策 划 飞魔幻工作室

责任 编 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 编 辑 易文娟 唐 柳

责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封面 设 计 罗 萍

出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集 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 团 网 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字 数 276千字

印 张 9

版 次 2016年2月第1版, 2016年2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8870-2

定 价 24.80元

【目录】

【第一卷 春日宴】 001

- | | | |
|-----|------|-----|
| 第一章 | 新帝即位 | 002 |
| 第二章 | 玉瑶宫主 | 007 |
| 第三章 | 御书房内 | 018 |
| 第四章 | 悠闲后宫 | 024 |
| 第五章 | 一鸣惊人 | 037 |
| 第六章 | 春日宴 | 052 |

【第二卷 夏荷举】 069

- | | | |
|-----|------|-----|
| 第一章 | 文武皇后 | 070 |
| 第二章 | 不速之客 | 075 |
| 第三章 | 鸿门之宴 | 081 |
| 第四章 | 情生意动 | 092 |
| 第五章 | 凤式告白 | 107 |
| 第六章 | 选秀门 | 117 |



【目录】

第三卷 好个秋 | 135

- 第一章 后知后觉 136
- 第二章 十里相闻 141
- 第三章 捉奸之行 154
- 第四章 身世之谜 165
- 第五章 初尝云雨 175
- 第六章 不如离去 187

第四卷 千岁冬 | 203

- 第一章 逍遥重生 204
- 第二章 迷雾渐散 215
- 第三章 金风玉露 225
- 第四章 变故陡生 237
- 第五章 艳图门 242
- 第六章 凤凰涅槃 253

- 番外一 记得当时年纪小 264
- 番外二 儿子太早熟 271
- 番外三 人生若只如初见 275
- 番外四 学武穷三代，影卫毁一生 280



第一卷
春日宴





第一章 新帝即位

三更鼓响，皇城内灯火如昼，侍卫们行色匆匆，刻意压低脚步声仍然惊醒了一树鸦雀。

“呀！呀！”

清寒脆利的声音划破静夜，乾坤殿前匍匐跪着的一品大员们低着头，心中或沉或喜。象征身份的大红朝服，似乎在张扬着什么，却被浓郁的夜色压抑下来。

“月中乌鹊至，花里凤皇来。”

青年太傅似不经意地吟哦，声音几乎低不可闻。

跪在他左侧的户部尚书解东风微微抬头，露出一张与职位不符的年轻面庞。

解东风那一双活泛灵目瞟了眼身侧的公冶白，同样压了音量声若游丝道：“太傅大人好大的狗胆，竟敢直呼太子名讳。”

“惭愧惭愧，不及尚书大人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公冶白微微牵动嘴角。

此时，跪在正前方的老丞相微微直起身子，二人立刻止声，眼观鼻，鼻观心。

这位两朝元老，很快或许就是三朝元老的丞相望着乾坤殿内，敛衽再拜，背上弓起的硬朗线条彰显着他的威严，说他是皇朝的脊梁毫不为过。

“臣等罪该万死。”

乾坤殿内，清一色蓝白袍御医跪了一地。

龙榻之上，凤氏皇朝的第十二位皇帝——衍和帝，吊着最后一口龙息，吃力地眨了眨眼，一直静立一旁的少年太子上前握住他的手，侧耳倾听。

“玉瑶宫……十五年了……朕不甘心！咳咳！”

年方十四的太子凤皇垂目，望了一眼那只突然发力反握住自己手的干枯的手。

“十五……十五年……朕要她殉葬……”

他要把他的“福气”带走，除了他，谁都不能得到她！

皇太子顺从地点了点头，看到垂死的父皇混浊的眼中瞬间聚起一束贪婪的光芒，又倏地散开，口中含混不清喃喃不停：“还有所有未及宠幸的美人……全部殉……”

侧立一旁的几个宫装丽人凄凄切切哭作一团，离龙榻最近的皇后听到只言片语，目光一厉，眼中渐渐浮起了阴狠的笑意。

“父皇！”一声哀呼，太子双膝跪地，宣告了一朝天子的薨逝。

“衍和帝大行——”一声声恸呼从乾坤殿传出，排山倒海，所到之处，臣民匍匐。

待皇城内外再无立人时，天已熹微，云破日出。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仍在乾坤殿，先帝大行的哀呼尚未完全消失，庆祝新帝继位的欢呼已起。山呼万岁，声震百里，皇城外原先跪着送先帝的百姓纷纷迫不及待地跃起，相互道贺。

“先皇后事，有劳爱卿了。”礼部尚书连声应诺，诚惶诚恐。

少年天子神情悲伤，目光坚毅，似沉敛无限智慧，看得众大臣心中频频点头，这才是我泱泱皇朝的天子风范嘛，至于先帝什么的，就当浮云随风散吧。

凤氏皇朝，自开国以来一直照着“一朝明君一朝昏君”的规律更替，从无例外，久而久之，养成了乐观豁达的民风。无论多恶劣的环境，至多熬个十几年必有贤君临世。昏君在世，百姓巷陌相见，必定互道一声“愿吾皇朝太子安康”；明君在世，臣民则道“愿吾皇万岁”。

当然，这是台面上的话，私底下早晚三炷香祝愿昏君英年早逝死于非命的人，朝堂之上、江湖之远都不在少数。

这故去的衍和帝，荒淫无道，平生无大志，独好女色。老臣们劝谏无力，只好曲线救国，挑选了无数才德兼备的美人进宫，望能早日诞下一代贤君，匡扶社稷。

谁知先帝纵欲过度导致精元不固，龙种播了不一定有龙胎，加之后宫倾轧，龙胎有了不一定能生出来，生出来又不一定是龙子，是龙子又不一

定能活下来。直到衍和四年，一位才人诞下龙子，七年安康无虞，皇朝上下视为神迹，遂取名凤皇，立为太子。

立嗣后不多时，太子生母暴卒，先帝将太子交给传说中无人见过的玉瑶宫宫主抚养。虽然帝后不合是众所周知的，但绕开名正言顺的皇后，将皇储托付给无名无分的玉瑶宫宫主，这大大违背了祖制，令当时的皇后颜面扫地却又奈何不得。只因为，玉瑶宫宫主非但宠冠后宫，她的居所更是无御旨不得擅自入内的禁地。

“皇儿，先皇临终似有遗旨？”

皇后，不，此刻是皇太后了，拭去眼角的泪颤声地问，眼中戾气渐浓。其他妃嫔闻言，忙止了哭泣，屏息恭听。

“遗旨？”凤皇挑眉，似是不解。

“是，遗旨。本宫听到先皇命玉瑶宫的那位殉葬，皇儿为何不宣？”太后想起这些年先帝对各色美人趋之若鹜，对她却避之唯恐不及，依旧美丽的脸庞挂起一抹凉薄含恨的笑。

“先帝在时，玉瑶宫恃宠而骄，无品无位，从不拜见各宫。本宫身为后宫之主，甚至连她一面都未见到。藐视本宫倒也无妨，可先帝病危乃至大行，至今玉瑶宫宫主都不曾露面，简直视先帝如无形！如此不知所谓的妖女，罪该万死。”

凤皇眼神一凛，对太后深深一拜：“母后对先皇情深义重，儿臣感怀。”

而后他长身而立，扬眉扫过群臣：“宣，先行衍和帝遗旨。”

殿内殿外又黑压压跪了一片，凤皇立于万人之上，高声诵读。

“玉瑶宫宫主清鸣，幼年曾救君性命，于皇家有恩，朕念其孤苦无依，接其入宫，视如亲女。入宫以来为君分忧且陪伴太子有功，特赐永住玉瑶宫，闲杂人等不得擅入。皇后温良贤德，与朕少年夫妻，恩情甚笃，朕去后，恐其自伤，特赐——”

凤皇平静地望向太后陡然含满愤怒的双眼，徐声道：“伴朕百年，再继续恩情。”

“信口雌黄！一派胡言！本宫堂堂后宫之主，岂有殉葬之理？大胆凤皇！先帝尸骨未寒，你竟敢假传遗旨！本宫分明听到先帝临终要玉瑶宫的

那位和其他未宠幸过的美人殉葬！”太后气得脸色发白，厉声诘问。

“母后离得远了些，只听到只言片语难免断章取义。但父皇对母后一腔恩爱不舍之情，是不容置疑的。”凤皇不咸不淡地四两拨千斤。

“大胆凤皇，你！”太后上一步正要理论，随侍的御前侍卫适时地上去“扶”住了她，欲带“悲伤过度”的太后回庆禧宫。

“你们这帮奴才好大的狗胆，本宫是你们能随便近身的吗？！放开！安乐王、镇国公、朱丞相！你们都瞎了聋了吗？先帝在看着哪！看看这个不仁不孝的——”

太后歇斯底里的咆哮声渐渐消失在殿外，不过一盏茶工夫，宫闱风云变色。被点名的安乐王与镇国公，一个是太后的娘家表亲，一个是太后先父的门生，为皇朝立下汗马功劳的退役武将。二人都低着头，并未应援，不知在盘算什么。而凤皇只看着为首的三朝元老，宰相朱升。

朱升除了拥有三朝元老辅国宰相这个身份，还是开国功臣第一世家——京都朱门的当家，他的独生女更是皇朝传奇之一，手握重兵，守边十年从无败绩，保得凤氏江山即使昏君当道国力渐微也无他国能来犯。

朱升直视天颜片刻后，铿然下跪，行五体投地之礼朗声高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身后百官见状如梦初醒，纷纷效仿。

凤皇淡然颌首，轻抚衣袖：“退下吧，朕与先皇还有体己话要说。”

与先皇说体己话？百官不约而同地脊背一凉，哆嗦着后退出殿。新帝似乎跟历代贤君不大一样啊……

作为朝中唯一一个与新帝相处较久的前任太傅、当今帝师，公冶白听着周围官员们的窃窃私语，嘴角勾起一抹看好戏的笑意。解东风从后面快跑两步追上他，与他并肩而行。

相较长身玉立的公冶白，不管冬夏常年将手拢在袖中的解东风身形略显矮小佝偻。他习惯性地转了下灵活的眼珠，开口道：“小白，新帝是个怎样的人？”

公冶白叹了一口气：“小风风，背后妄议君主是犯上。”

解东风瞪眼：“少来，你狗胆不是一向很大？”

“尚书郎何时能吐象牙呢？”见解东风眯起眼，知道他心中不爽，公冶白脸上笑意更甚，却适可而止，道，“户部的事，你且放心。”

满朝上下，谁不知这尚书郎是出了名的抠门爱钱？解东风，借东风，意思就是甭想从他口袋里抠出一个铜板，他愿意出借的只有东风，而且是借，必须有利有息地偿还。

他上任不过一年，便运用各种手段巧立各种名目敛了无数官员的财。充盈国库，赈灾救贫，如此师出有名，散了财的官员们也只能打落牙齿和血吞，还得摆出“为国捐款，吾辈荣耀”的善良表情。如此辛苦经营，最大乐趣就是每日点算收入，最大痛苦便是遇上奢侈的帝王，花钱如流水，那是活生生在割他的肉啊！

所以，新帝即位，他最关心的自然是这位新帝对金钱的态度如何，视钱财如粪土的可万万要不得！如今听到公冶白的话，如同得了保证一般，他整个人都放松下来了，伸展了下肢体，又将手拢到袖子里，懒懒地问：“那，新帝到底是怎样的人？”

这次，是纯粹好奇这位从出生便带着各种传奇的少年帝王，能在即位第一天就颠倒黑白、指鹿为马令太后殉葬的少年帝王，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陛下他……”公冶白托着下巴，沉吟了许久，方道，“是个很妙的人。”

“……小白，你吐出来的象牙是烂的。”说了跟没说一样。

“总之，永远不要低估陛下的能力，而比这更重要的一点是——永远不要高估陛下的人品。”

乾坤殿内，朝臣宫人退尽，殿前两侧朱红流苏空荡荡地摇晃。

凤皇看着龙榻上的衍和帝，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父皇，皇儿也是为您好，您看小拙走个路还同手同脚的，在床上不得绊着父皇？您这几年身子不大好，太医院那帮老家伙春秋笔法东拉西扯，说白了您就是肾亏，身子是禁不起年轻姑娘折腾的。这不，儿臣让温柔体贴的母后去陪您了。”

晨曦透过纱窗，散了一地，烛光渐渐暗淡，被风吹熄，新帝未脱稚气的嗓音在晨光中逐渐清晰。

“父皇喜欢美人，皇儿便在您的陵寝里放了许多美人人偶，不过担心母后吃醋，所以都刻了她的模样，父皇高兴吗？”

衍和帝死白的脸一点一点青了起来。

凤皇微微地皱起眉头，这样还不诈尸？所以说，是真的薨了？

至此，年方十四的天子的脸上终于绽开一抹少年特有的笑容，小手一挥，龙榻上的纱帐缓缓垂下。他道：“如此，父皇你可以死不瞑目了。”

衍和十八年，帝薨，享年三十有九，贤后殉之。新帝悲不自胜，罢朝三日，滴水未进，群臣跪谏，方进食。百姓无不有感于新帝仁孝。是年，改年号元祚。

——《本纪·元祚帝》

第二章 玉瑶宫主

玉瑶宫是整个皇城中最华丽的宫殿，素来为历代最得宠得势的妃子所有，却在凤氏皇朝传到第十二个帝王时，成了禁地，无御旨不得擅自入内。

传说，衍和帝在里面藏了个巡游时带回来的绝代佳人。

传说，衍和帝在里面养了个美丽妖娆的精怪，日夜痴缠。

传说，衍和帝在里面邂逅了九天仙女，仙女不欲凡人打扰。

而目前最为宫内嚼舌群众认可的传说则是——衍和帝淫性大发，搞上了先帝某个妃子，碍于世俗伦理，只能金屋藏娇。

众说纷纭，自然有许多人想一探究竟。

可惜，一块阴森的石碑立在玉瑶宫十米外：擅入者死。也有好奇心重又颇具探索精神的群众意图做不经意间路过状窥探，却每每在靠近石碑时被一道无形的力量甩出去。

若是普通百姓必会以为是鬼怪力量，但宫内群众素来自视甚高，不屑与无知草民为伍，凭借颇高的见识与知识，最后得出真相：衍和帝动用了传说中见首不见尾能于千里之外夺人贞操的皇家影卫。

影卫一号：呸，什么千里之外夺人贞操？死太监，说得好像被我们夺过一样，下作！

影卫二号：你又在当值期间听其他殿的是非，敢情你练耳力就为这个？

影卫一号：你以为我想吗？想想我们的前辈，护帝王，探敌前，清君侧；再看到我们这一代，一天到晚就是为皇帝偷情把风，再不就是打探各地风月场所的价格以及姑娘的身段，耻辱啊！好不容易太子即位了，太后党人蠢蠢欲动，镇国公纠集旧部暗地招兵买马，多好的报国机会啊！弟兄们搞暗杀的搞暗杀去了，搜集情报的搜集情报去了，卧底的也卧底去了，为什么我们还是在这里跟变态一样守着个小姑娘！

影卫二号：其实清鸣小姐还好，虽然性子怪了点，倒是很让人省心。

影卫一号：二号，怎么你好像很享受用独步天下的玄风掌清扫鸡鸭粪便的日子？

接收到一号“完了你也变态了”的眼神，影卫二号的嘴角微微一抽，正要说什么，突然眉眼一正，停止了与一号的传音入密。因为，相较爱种菜爱养鸡鸭以及各种鸟的清鸣小姐，真正让人谈虎色变的祖宗来了。

这是凤皇登基以来，第一次回玉瑶宫。他的视线扫了一遍前庭高低不同的各色菜畦，没看到想见的人，对着西墙边那棵微微摇晃的桂花树抬了抬眉，然后蹲到菜畦前有一下没一下地摸着叫不出名字的菜。

不一会儿，他身边便凭空出现了一个抱着小木盆的布衣少女。

清鸣本来在后院喂鸡，突然一阵风过，一眨眼便身在前庭，见到眼前蹲在菜畦旁的人，瞬间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便朝桂花树那边点了点头：“辛苦一号、二号两位大哥了。”

“那我呢？”凤皇仰头，露出一张稍显稚气的脸庞，颐指气使道。

“你一边去。”清鸣眼皮也不抬地一掌把他扫到一边，放下装饲料的木盆子，心疼地收拾被他拔得秃了的一小片菜地，“小浑蛋，一回来就捣乱。”

被摔倒在地的皇帝大人毫不在意地自行坐了起来，极其顺手地拉过清鸣的素白裙摆，优雅地擦手，撇嘴道：“横竖是要炒来吃的，我摘了不是省了你的事？小拙，母后说得没错，你真是恃宠而骄。”

恃宠而骄？抱歉，恕她眼拙，敢问宠她的是谁？

是那个从她有记忆起就对她笑得别有深意令人毛骨悚然的荒诞皇帝，还是面前这个践踏她菜园屠杀她家禽从小以耍她绊倒她以看她鼻青脸肿为

乐的变态太子？或者是十几年来每天动不动不说一声就用轻功把她搬来搬去的影卫一号、二号？

扯远了，话说回来。

“我亲爱的五谷不分四体不勤的殿下，这是韭菜，要用剪刀剪，谁让你连根拔起了？”

凤皇闻言一愣，奇怪地看了她一眼：“你还不知道？”

“知道什么？”

009

看着她一脸茫然，他扑哧笑了，眼睛笑得弯弯：“还是我给你取的字最配你。小拙，小拙，干脆不要清鸣这个名字吧，嗯？反正取这名字的人也翘辫子了。”

清鸣微微皱起了眉头。他从哪里学来这流里流气的调调？难道她房里前几日怎么都找不到的那几本市井逸闻是被他偷去的？等等，他刚刚说——“那人死了？”

凤皇好整以暇地点头：“所以我不是殿下，是陛下了。”

“你说真的？”

“你没发现这几日宫中都在奏哀乐吗？”

清鸣回想了一下，茫然地眨了眨眼：“原来那就是哀乐？”

她未满周岁便入了宫，有生以来，十五年的生命都在这一座宫殿里度过。读书识字是那人和凤皇教的，全部的知识都来自书、经，还有尔雅从宫外为她带来的市井流行读物。宫中演奏哀乐的机会不多，她没听过，自然不知。

凤皇看着她有些恍惚的神色，突然伸出手捏住她有些肉肉的脸颊，故作轻松道：“想不想知道他临终说了什么？”

清鸣回过神：“什么？”

“让你殉葬。”

“……让他去死！”

“他已经死了。”凤皇好意提醒，不过被出离愤怒的清鸣无视了。

她气愤地跺着脚，抓着韭菜的两只手紧紧握住，胡乱地挥舞着。

“莫名其妙把我带进宫，不知所谓把我当宠物养，又丧心病狂把自己

的变态儿子扔过来！我才八岁啊八岁！别人家八岁闺女在翻花绳我在带孩子啊！一带就带了七年啊！别人十五岁少女在怀春我还是在带孩子啊！带孩子就算了，别人家七岁孩子精灵可爱我们家这个是变态啊！我是长得像奶妈还是怎样啊？！浑蛋！”

“嗯，你长得显然不像奶妈。”凤皇十分严肃地点头。

听他突然郑重起来的语气，清鸣怒气稍止，微微惊讶地看向他，只见他摸着下巴，一脸讳莫如深地——盯着她略显发育不足的胸部看。

她一下子涨红了脸，气的！右手迅速伸出两指向他双眼戳去，被挡住，趁机左手上前揪住他的右耳：“小不要脸的浑蛋！叫你进我的房间偷书，叫你净学些不正经的！”

凤皇冷不防被拧得嗷嗷乱叫，向来不知男女之别怜香惜玉为何物加上不服输，所以他第一时间反手扯住她的长发。

听得她一声呼痛，他仰头得意地道：“叫你把门锁了害我爬窗，叫你净藏些不正经的书！”

贼喊捉贼。清鸣到底是女孩子，面皮薄，恼羞成怒之下一拳揍了过去。于是局面一发不可收拾，两人扭打成一团。

暗处。

影卫一号：又打起来了。一个是以十四岁之龄登基三日便能震慑朝堂得众臣称许的帝王，一个好歹也是皇城内外传说中倾国倾城迷惑先帝的人物，能不能注意点形象，不要三天一小打五天一大打啊？

影卫二号：淡定，一号，淡定，都看了七年了。

影卫一号：淡定？怎么淡定？你怎么不叫他们淡定？都打了七年还不腻？太幻灭了太幻灭了！我从十五年前第一眼看到传说中魅惑君主的女人居然是还在襁褓中未满周岁的奶娃娃时就一直幻灭到现在！影卫真不是人当的！

影卫二号：作为一个经常能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事物的影卫，我偶尔感到压力很大。而作为总是处于暴怒状态的影卫一号的搭档，我时常感到压力空前的大。

虽然二人的对话都是靠传音入密，但是二号总有个奇怪的感觉——陛下其实听得到一号跟他在说什么。比如现在，莫名其妙打起来的两个人，以相同程度的莫名其妙结束了这场扭打，陛下似不经意地向他这边淡淡地瞥了一眼，却令他半边身子一凉，一股不祥的预感升起。

“饿死了，今晚我们吃什么？”凤皇亲热地挽着清鸣，亲切地问。

若不是两人狼狈的衣服上尚有扭打的痕迹，清鸣的脸上仍有咬痕，凤皇的鼻子还在淌血，这两位看着分明是一对漂亮可爱感情至深的好姐弟。

清鸣总是很佩服凤皇，每次都能在揍过她之后若无其事地挽着她聊天，问她吃什么。她有时候也佩服自己，居然跟这样的家伙一起长大还能养成如此健全的人格。

——这似乎是一个规律，在凤皇身边待久了的人总为自己的出淤泥而不染感动，殊不知在旁观者眼中，这些人也都没有正常到哪里去。

“我不知道你今晚回来吃饭，所以煮得比较简单。”

看吧，自诩正常人的清鸣小姐揍完人之后若无其事的程度，与她口中的变态不相上下。

“没关系，只要是小拙做的就可以。”

吃了好几年她用自己种的菜自己养的家禽做出来的菜肴，胃口被养刁了，这几日御厨做的东西他根本吃不下。偏偏一堆臣子以为他伤心过度而绝食，非逼他吃，害他边吃边吐。

那帮劝谏得最卖力的，尤其那几个恨不得死谏以示忠贞的，他都记住了，等他安抚完安乐王，搞定镇国公那个佞臣，再同他们慢、慢、玩。

瞥见他歪起嘴笑得可爱的模样，清鸣忍不住打了个寒战，不知道谁又要遭殃了。

突然想起了什么，凤皇松开了清鸣，回身对着桂花树那边朗声道：“朕要加菜。城南韩记烧鸭，城东水晶圆子，城西八宝桂花糕，城北秘制奇珍煲，还有城中小气鬼解东风府上珍藏的百年陈酿，一盏茶内办不到就去内侍监领牌子净身。”

“啪！”

一根树枝断了的声音。

只见两道身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桂花树中窜出，分别向城东与城西奔去，转眼就消失在各宫各殿错落的屋檐之间。

清鸣怀着高度的同情在心中为一号、二号影卫念了声佛语，分神之间，悲剧发生了。

“啊——”“砰！”

前一声是她的尖叫，后一声是她的身体与地面全面接触发出的声音。

是的，忘了介绍，按凤皇的话来说，清鸣最出色最值得称道的才华不是厨艺，而是如何在短短几步路距离内不断用自己的左脚绊倒右脚。

若说厨艺是后天锻炼的，那么后者就是天赋异禀了——她生来平衡感极差，四肢难以协调，擅长同手同脚。

根据常年摔出来的经验，在失去平衡的那一瞬间她及时捂住了脸，阻止了脸与地面的直接接触，正所谓弃车保帅。

她很快地爬了起来，一脸平静无波，对上鼓着脸的凤皇，沉声道：“不准笑。”

“噗——”

“哈哈哈哈！”凤皇笑得前俯后仰，毫不节制，毫无半点关怀之心，“怎么可能不笑，小拙你第一天认识我吗？哈哈哈——”

朝堂中那些人太无聊了，哪有小拙好玩？只要摔个跤就能驱散他心中的无聊烦闷！他那没什么父子亲情的父皇将她带进宫，总算是为国家为社稷为百姓为后代子孙做出了一点贡献啊。

清鸣一张脸全黑了下来：“你不想吃饭了？”

凤皇闻言，神色一正，走到她身旁。她身高比他高一点，于是他稍微踮起脚，揽住她的肩膀，指着不远处的宫墙，双眼发亮地开口。

“吃饭之前先让我开个胃。那边有堵墙，看到没？去，爬爬看。”这句话对于清鸣而言，绝对是魔咒，贯穿她整个悲惨童年的魔咒。

清鸣每每思及往事，心中总是五味杂陈。

纵观与凤皇相处的七年，他的表现可以总结为十二个字——英雄莫问出身，变态莫问年龄。而她的表现，一言可蔽之——太傻太天真。

一开始她是真的既庆幸又开心，尤其是在两人交换了那个秘密成为“一